

卷十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 輯, 明 范震、李文會 校
 卷 卷十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30
 編號 D7861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3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皇明文衡卷之一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鄧李文會重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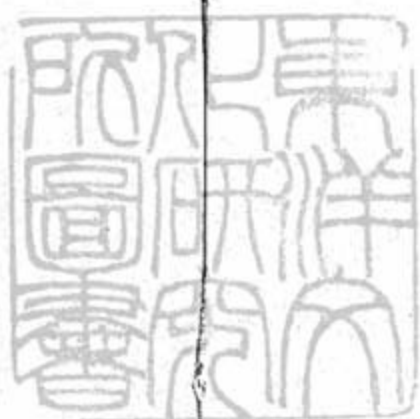
諭中原檄

宋濂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直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外固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0 1 2 3 4 5 6 7 8 9 2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皇明文衡卷之十

四十四庫

樊噲

高啓

樊噲武夫也嘗携劍推鋒從沛公以共奮擊害人所壯之者
 不過以其能脫戲下之急爾余竊以噲有可賢者焉初沛公
 之入咸陽也見秦之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留居之因噲之
 諫遂遷屯霸上不然則逸欲遽生蹈亡秦之覆轍何以慰父
 老之心起范增之畏而解項籍之怒乎恐漢之為漢未可知
 也史言當時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
 圖籍藏之觀噲之能諫上則其不為是可知矣及高帝既老
 嘗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羣臣何雖為相亦莫知為計
 也噲排闥而入見上獨枕一宦者卧因流涕以片言悟之其

憂深慮遠有可爲大懼者矣豈絳灌等比邪而或者乃以帝嘗欲殺噲恐百歲後從呂氏叛也嗟夫噲起屠狗以至封侯亦足矣况其賢如是乎且帝素少恩又何有於一噲論者誠刻矣哉

李泌

甚矣小人之凶人國也天下之至親篤愛出於天性而不可以言間計奪者莫父子若也然其變往往有至於殺其子而不疑弑其父而不顧者何哉小人間使之也沙丘之禍成於李兪湖城之恨發於江充若潘乙楊素之流又不可以悉數蓋小人懷傾險之情挾奸亂之術居人父子間投隙抵罅常幸其有事以苟一時之富貴故必以利蠱人子以害脅人父挾讐所親而嫉所愛一爲所惑則父不得爲慈父子不得爲

孝子夫父不慈而子不孝則人道滅矣豈有人道滅而可以爲國乎此小人之所以必去而勿用也嘗觀之於唐太宗賢也而承乾不能全其生玄宗明也而子瑛不克盡其死至於肅宗之昏辱德宗之猜忌而太子卒得以不動者果誰之力哉一李泌而已耳當是時倖有功也而李輔國嫉之誦無過也而張延賞構之二子蓋岌及矣賴泌居其間左右彌縫上下歡悅累數千言皆出於至誠盡忠之意委曲剴到悽惋惻怛有足以感人者故聽之讒疑之跡廓然而雲消渙然而冰釋旣悔且悟不覺其泣下之霑襟也廼知天性之良有終非小人之所能掩者特患無君子以發之耳苟皆得泌則天下豈有相弑殺之禍哉昔曹公以丁儀之譖亦欲廢其子問於賈詡詡不對公問其故詡曰屬有可思故未卽對耳公曰何

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昇父子也公大笑而罷蓋曹公智者也故雖聞他人之事而有悟有不待於辭之畢若二君者亦嘗親厄於其身親觀於其目矣然至於此非泌之忠反覆善諫則猶未必其國本之不搖也然則君無曹公之智臣無李泌之忠而小人是信則雖父子猶不能自保可不慎哉

民政論

考希古

治天下者固不可勞天下之民以自奉也然不能使天下之民知道而易使亦豈足為治乎當昔之未有君臣也民頑然猶鹿豕猿猴餒則食飽則奔迸跳踴而不可制欲馴之且不能况使之乎聖人者出知其散漫放恣無所統屬非久安之道也於是制上下之分定尊卑之禮俾賤事貴不肖聽乎賢由胥史以至於大夫公卿由于男以至於諸侯各敬其所宜敬

而各事其所宜事居乎上者猶未以為足也復剗治民之法使五家為比二十五家為閭百家為族五族為黨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以屬司徒五家為隣五隣為里里四為鄰四鄰為鄙鄙五為縣縣五為遂以屬乎遂人聯之以五兩卒伍師軍以知其數習之以師田飲射祭祀讀法以一其心書其善以作其氣罰其惡以折其驕六畜車輦旗鼓兵器之稽可按籍而知老壯弱少可任與否不必問其民而具上有所興作朝出一言而暮已集進之則前退之則卻其民常知恭順忠愛事上為當然不敢少有忿怒避縮之意三代之時非不役民也而未嘗有一民敢發不遜之言豈其威力足以制之哉其法素備其教素明民皆知道而易使故也戰國之君不知先王之用心務為易簡之術以為不必如先王之煩密過慮亦

可以爲治斥絕遺典而私心自爲旣已失矣而秦又并燒除
刮絕之不復有爲治之法徒任刑罰以劫黔首譬之去悍馬
之羈勒而臨以鋒刃彼有蹄齧騰躍而走耳安能以可生之
身蹈必死之禍哉故斯民至於秦而後興亂後世亡人之國
者大率皆民也其禍實自秦始皇秦之民卽三代之民也在三
代之時則尊君而附上當秦之時則驚狼凶戾視其君如仇
讎豈民之過哉無法以維之無教以淑之而不知道故也二
家之童其一自幼教之以拜跪順悌其一恣其詈言諍語而
不禁他日犯上而賊倫者必自幼不教之人其知教者必不
至於有過也治天下者未嘗願天下之不治而不脩致治之
法猶願無死而不食也故亂之由非一端莫甚於治民無法
治民之法旣定世有叛將亡卒挾奸而靡鬻繫而至殺之易

易耳亂亡所以相踵者無賴者爲之倡好亂之民皆起而
之也使斯民皆知君臣之義或有狂夫怪民出乎其間衆縛
而告于司寇何亂之能成茲欲復井田行周禮如先王之時
固難也獨不可稍取先王之意爲之法乎今之役民雖不能
歲止於三日亦未至於勵民也終歲休于家縣官役之以數
日之事已若爲所不當爲發憤懷怨而就道甚者或逃匿而
不從上之威令方行而民已如此設而威令有所不行何望
其從上之命乎此治民無法教民無道而不知君臣之義使
然也爲人父者未必皆無過舉然子不敢逆其命者以父子
之倫不可悖也人君之政豈能皆合乎人心苟不知君臣之
義少不慊所欲則攘袂而起其危亦甚矣烏可以爲不急而
不務哉欲民易使莫若放隣里鄰鄙此閭族黨之制執其中

而用之爲之正若長者月申之以讀法開之以士訓春秋合之以祭祀和之以飲酒導其忠順之道罰其不率令者遇有徵發以趨事爲先者爲上而厚賞以勸之以訕訐敗類者爲下而屏黜以愧之上之人又能躬行以成俗立學校以明教則民可漸化矣然必制民之產使之無死亡之憂然後可苟驅不能自存之民從吾之令雖堯舜之仁周公之智有所不能况三代之舊法乎故民易治也在乎治之有法法之可行也在乎養之有道

明教

天下非無才也聚數萬人養之十餘年而未見有一人可稱者養之無其漸而教之無其法也古之善育才者豈能益人以藝分人以知哉養之之具素備能使人以不成才爲病不

若人爲耻各思勉爲君子而不可止也故其自少時居於門族而閭胥族師不責之以敬敏任卹則之以孝弟嫻睦雖未有學其本固已美矣及其漸升于太學求之六德以觀其內試之六藝以觀其外行完而德備藝成而器良然後措之於用其詳且慎也蓋如此後之所望以爲才者執子弟於取鬻之區芻牧之場被之以衣冠而納之於郡邑之學終歲期月大學有徵焉則又納之於太學計其所習未知拜跪之節興俯之容而已肆有爵祿之心大學舉而教之者又不越乎誦詩業文挾弓矢角弩力恒人之淺事歷時未久有司有求焉則以應之卿大夫之位有缺焉則以爲之爲之者旣不自知其不可而命之者亦不責之以其所學於是學者以習恒人之戕事冒竊祿位爲得計莫不相勉爲恒人而自謂不必脩君

子之事也太學之所聚郡邑之所教咸有苟且之心無賴之
行冀其才之成奚可致哉夫國之立學所以養才必不期其
至此也爲學者雖無志於道德亦不必自望爲恒人也而卒
不能有成者無他用之速而教之踈也古之六德智仁聖之
事顏閔之所不能及六藝禮樂之度數節文孟子之所不能
詳射御之工杜預羊祜之所不能兼書數之法君子猶有所
未習今欲青學者皆法古人而盡備之宜其未易爲也然不
法古人而惟弓矢膂力是效誦書業文是爲亦未見才之可
成矣然則何由而設教乎蓋聖人之取人德不求其全而取
其不違乎道藝不求其備而貴乎能致其精唐虞以九德待
士而有三德者亦俾爲大夫有六德者亦俾爲邦君聖人豈
不欲得全德之人而用之哉以爲求人大全則天下無全才

不若因德命官之爲無失也臯陶未必能達禮益稷未必能
知樂而臯陶益稷所爲之事伯夷后稷宜亦有所未能然而
數子爲之各稱其位而成名于後世以其精而不以其備也
人惟行可以自力若才與藝則有能不能欲強而通之非惟
不得其所不能且將并其所能者而失之故善立教者亦必
本之以六行餘則因其質而設其科人有剛毅而重厚者有
慈良而順愛者有踈遠而明斷者有強識而通敏者有沉勇
而有威者有多力而任武者此六人者使曲徇衆人所能必
不能堪苟因其所有而教之於成才也奚難剛毅重厚者必
可以任天下之大事則因而教之博通古昔之政教周知海
內之得失觀其損益折衷以驗其爲弗使色厲而僞者得參
之則大臣之儲也慈良順愛者必可以治民則因而教之平

賦施惠之方賑災卹患之道辨邪察獄之事理俗興化之要
弗使柔佞而詐者得參之則牧伯之儲也強識而通敏者則
文學典禮之臣之儲也沉勇而有威多力而任武則將帥之
選疆場之所恃也各以其所當習爲者教之而皆不使近似
可悅之人得與則所用無非才而所爲無僨事矣此太學之
政也而爲師者非極才德之美不可也太學推其法行之於
郡縣俾亦以六科爲準郡縣之取弟子自也問其宗族鄉黨
皆言其篤行而好學則取之而復其家田百畝入太學則倍
復仕而有政則皆復學于郡縣者與郡祀與燕會禮異之使
殊於恒人縣每科四人二歲各升一人于郡郡每科十人
三歲各升三人于太學太學每科百人爲率以應上所任用
郡縣既升而闕則卽充之廩之也宜厚教之也宜詳試之也

至嚴用之也宜當知人之學之可任也則不怠於自備知各
因其才而用之也則必謹於自立而天下之異才咸思有爲
於世矣爲治者不患乎無才而患乎聚天下之才而不能教
用天下之才而不能擇教之而能成其德用之而能不遺其
器則才豈可勝用哉胡貊之富人聚馬盈谷而得一善馬善
御者執鞭策指擢而區別之一日馬之致千里者以百計而
盈谷之畜無棄者御非能假馬以力而易其性也能別其高
下而不失其性則善馬出矣爲治者能不失人之性豈特不
患乎無才天下亦安所患哉

啓惑

天地之生物有變有常儒者舉其常以示人而不語其變非
不語其變也恐人惟變之求而流於怪妄則將棄其常而趨

怪故存之而不言後世釋氏之徒出意欲使天下信已而愚
舉世之人於是棄事之常者不言而惟取其怪變之說附飾
其故以警動衆庶其意以為此理之秘傳者人不及知而我
始發之遇一物之異常輒張大而徵驗之欲稽其故則荒幻
而無由欲棄其說則似是而可喜凡民之愚者皆信而尊之
奉其術過於儒者之道而不悟此真可悲也夫運行乎天地
之間而坐萬物者非二氣五行乎二氣五行精粗粹雜不同
而受之者亦異自草木言之草木之形不能無別也自鳥獸
言之鳥獸之形不能無別也自人言之人之形不能無不相
似也非二氣五行有心於異而為之雖二氣五行亦莫知其
何為而各異也故人而具人之形者常也其或具人之形而
不能以全或雜物之形而異常可怪比氣之變而然所謂非

常者也非有他故而然也今佛氏之言以為輪回之事身
目者曰此其宿世嘗得其罪而然耳見罽唇掀鼻俯脊直躬
者曰此其宿世有過而然耳見其形或類於禽獸則曰此其
宿世為鳥獸而然耳不特言之又為之書不特書之又謂地
下設為官府以主之詭證曲陳若有可信而終不可詰此怪
妄之甚者也天地亦大矣其氣運行無窮道行其中亦無窮
物之生亦綿綿不息今其言云然是天地之資有限而其氣
有盡故必假既死之物以為再生之根尚烏足以為天地哉
譬之炊黍火然於下氣騰于上累晝夜而不息非以已騰之
氣復歸于甑而為始發之氣也苟人與物之魂魄輪轉而不
窮則造物者不亦勞且煩乎非特事決不然亦理之必無者
也且生物者天地也其動靜之機惟天地能知之雖二氣五

行設於天地者不知之也使佛氏者即天地則可今其身亦與人無異何以獨知而獨言之乎多見其好怪而謬妄也今有二人其一人嘗遊萬里之外而談其所見則人信之苟其身亦與我俱處乎此而肆意妄言則恣心狂惑人耳雖鄙夫小子亦知其妄且誕佛氏務為無稽之論匹類乎此而人皆溺而信之豈皆不若鄙夫小子之知乎何其迷而不知悟也悲夫

鬻拳

鬻拳以兵諫楚文王而自刑左氏稱之為愛君余謂不然君臣之際固有常道矣賢者之事君不為違道之行以危身不為難繼之事以駭世順其常不微異名守其職使後可法如斯而已不敢僥倖以圖志之必達事之必成也故君有過與

則積訪以諫三諫而不從則避其位而去之安可臨之以兵脅之以威而劫其君哉語之而不聽則醜懼之咄咤之俾不敢肆此制嬰兒之術耳烏有北面事君而以嬰兒視之哉先王立為上下尊卑之分俾為臣者嚴守之而不敢僭所以杜亂也馬之在原野三尺牧監鞭之而無罪及加羈勒而入君之閑雖國之貴臣不敢視其齒而蹴其芻豈誠重馬哉尊其為君之所御也齒馬蹴芻細故也先王所以嚴為之禁者其慮天下深矣况以兵劫其君者乎或謂君為非義則將危社稷大臣以安社稷為心行權以格君宜若無罪焉是豈得為權哉事固有可以行權者矣然賢者猶難之若君臣父子之分天下之大經也父暴而違道子烏可行權而諄父乎舜聖人也瞽瞍頑夫也舜視其父之惡變變然順之不敢見於色

設於詞彞豈不欲格父哉盡子之道而使父化乃所以格父也紂之暴可謂甚矣箕子紂之戚微子紂之兄二子皆賢人也至親且賢事暴君而不敢失人臣之禮或屈而為奴或待其亡而去之二子豈不知社稷重於君乎終不忍劫其君者知君臣之大經重於社稷也鬻拳之君雖有過非紂之甚鬻拳為臣非若二子之親且賢乃忍劫其君而不顧蓋激於小忠而不知大義者也焉得為愛君乎君子之予奪人將以法戒於後世不可苟也劫君而謂之曰愛君將使奸臣亂賊欲行篡弒之事者皆挾愛君之名以自文其禍後世可勝道哉然固左氏啓之也

樂毅燕昭王師築宮師事郭隗樂毅自魏往并為亞卿後伐齊封為昌國君不拔二城夏侯太初以為庶幾乎湯武蘇子瞻以為行

王道之過余曰鄙哉二子之言也天下豈有行王道而不興者乎觀人之賢否當先觀其所為之事求其事而不得當察其用心之邪正湯武所以伐人之國其心曷嘗有利天下之意乎不忍斯民之困於塗炭挾大義而拯救之使取錙銖之非義殺一介之不辜雖奉海內之籍而歸之湯武不肯正目而視也其心顯然著於天地之間故拔一城取一國他國之民惟恐其來之不速翹足舉首而望之此其為王者之師也使湯武之心少出乎利匹夫匹婦將持耰鋤而逐之矣何以為湯武哉彼樂毅之師豈出於救民行義乎哉特報讎圖利之舉耳下齊之國都不能施仁敷惠以慰齊父子兄弟之心而遷其重器寶貨於燕齊之民固已怨殺入骨髓矣幸而破七十餘城畏其兵威力屈而服之耳非心願為燕之臣也及

皇明通志卷之十一
兵威既振所不下者皆與卽墨毅之心以爲在吾腹中可一指顧而取之矣其心已肆其氣已息士卒之銳已剄而二城之怨方堅齊民之心方奮用堅奮之人而禦怠肆已剄之讎毅雖百萬之師固不能拔二城矣非可拔而姑存之俟其自服也亦非愛其民而不以兵屠之也誠使毅有愛民之心據千里之地而行仁政秦楚可朝四夷可服况蕞爾之二城哉湯武以一國征諸國則人靡有不服毅以二國征二小邑且猶叛之謂毅爲行王道可乎湯武以義而毅以利成敗之效所以異也蘇子乃謂王道不可以小用小用之則亡王道特患乎人之不行耳小用之則小治大用之則大治猶之救粟之療飢小食之則不死恒食之則充實豈可謂救粟不可少食而寧噉糠覈之爲愈乎大初曲士不足論獨惜蘇子之易

於言也

丙吉

君子之於天下盡人事而後徵天道天道至微而難知也人事至著而易爲也捨易爲而求難知則爲不知先其微而後其著則爲失序堯舜禹益相告戒之辭詳矣傳道則曰執中用人則曰九德治民則曰六府三事至論天道則曆象授時之外未嘗有片言焉三聖賢之於天道豈有所未達哉棄所宜爲而求之恍惚詭誕之域者固聖賢之所不取也宰相之職上有以格君下有以足民使賢才列乎位教化行乎時風俗美於天下倫理正而禮樂興中國之尊而夷狄服生之倫各遂其性而無乖戾鬪爭則可爲盡職矣不必漆漆然探其所難知以爲觀美也能盡其職雖日月失明寒暑不節無害

其為治職有未盡使天地位而萬物育亦安所益於民乎漢
史稱丙吉不問死傷而詰牛喘以為知大體此非君子之言
民不知道至於相殺傷於都市之內政教不振而俗墮壞其
為變亦甚矣豈非宰相所當憂乎舍此不問而恐陰陽不和
何其迂且妄也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
先盡事人之道而事鬼且不可況不務人物之性而徵不易
知之天道烏在其能為相乎且宣帝時俗之弊非特相殺傷
而已一歲中子弟弑父兄妻妾弑其夫者二百二十餘人幾
不可以為國吉不能佐其主以仁義使革風易俗陷斯民於
禽獸而惟一牛之問謂之知所緩急不可也漢儒之學泥於
術數而不知道其流至於蔽而不通愚而信恠雖可稱如吉
者猶溺焉而不以為異况不足稱者乎天下猶人身然風俗
血氣也災祥肥瘠也收刺其體膚而不問見瘠者而問之人
必以為惑矣察於細而忽於巨惑莫大焉而以為知大體可
乎然則洪範之說皆不足信歟非然也庶徵九疇之一也必
以人事為之本盡人事而後徵天道者吾之所知也信灾祥
而遺人事者漢儒之謬洪範之蠹也非君子之道也

東漢

天下之患固不可逆料而預防之也吾計禁乎此後世之患
出乎彼吾謀其西後世之患生乎東禍亂之端神藏而鬼
伏常發於人所不疑之地而起於世所倚賴之人雖知者何
由而盡備哉然古人善慮國家者每事豫其始而考其終喜
其成而憂其敗四海之事千載之業綜包參覈於吾之胸中
而定他日為患之大小緩急推其得失而為之備使禍害之

發不至於亂亡則庶乎可以盡吾心焉耳固非迷塞消沮能使之久而無患也武王周公之初定天下其心豈不知封建之弊必至於并吞削弱而不振也哉然恐易此道而更為異法未必若封建之可以安且久也故且勉而為此使治之有道者可以無亂夫其道者亦不亟至於止不敢過為矯激難守之法以為將來患也乘舟而渡水時有覆溺者人終不以一溺而廢舟駕馬行遠或有躓跌之失人終不以一跌而不駕在乎補其罅漏不完之處習其馳騁疾徐之節使慎之而已前漢王莽之篡在乎元成失道上無明主下無正臣故莽得恃太后之勢而行篡竊之計非以三公輔相委任之權太重而然也光武過懲其弊而力矯之不任三公以事而政歸于臺閣其後遂成宦寺之禍而漢以此亡光武以為莽之得成其篡者權太重耳今吾奪其柄則其害可除矣孰知宦寺之禍反有甚於輔相者乎此不熟究其大小緩急之故也夫莽之篡以母后臨朝外戚預政而致然豈委任太專之罪哉光武能著為令典藏之宗廟俾後嗣有幼君在位當選厚德大賢之士為三公以輔之而不許母后外戚臨朝預政則其害可以息矣不此之思而惟罷三公之制宦寺之興始於此矣蓋宦寺恒以傳聞閣之命受襁褓之寄而妄作威福苟外有良輔以持其柄內無母后為之依怙雖曹節王甫充溢乎宮闈亦何患哉可疾者不疑而疑輔相末路之弊也遂使三公除拜皆以賂遺宦者而得雖欲免乎亡亦難矣王公之位古所謂共天職治天民者也苟擇當世之賢才而置諸位撫手而責其成功可也專橫之禍何自而致哉事變亦衆矣然

不察之以至明推之以至公處之以至當徇斯須之細故而輕於變更惜哉光武之銳於求治而未達乎大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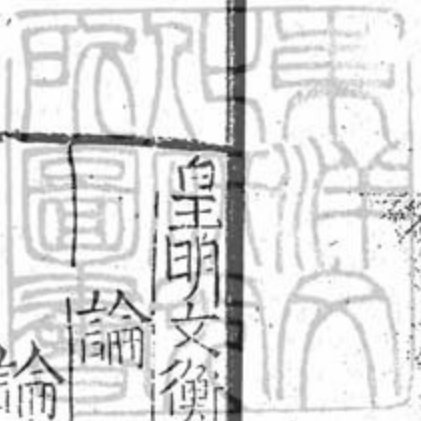
崔寔

昔者觀孔子之書見其於子貢仲由之徒善於說辭必深折而重抑之明足以億事未爲有過也而傷其多言以仕爲學未爲違道也而惡其口給而近佞心常以爲惑奚孔子不貴於言若是邪及觀戰國之際天下之士皆棄道德仁義而不修以口舌磨切世主而覬勢竊柄大者亡人之國小者自殺其身又甚焉者著爲邪說以爲後世害紛然出乎斯道之外流於刻薄荒鄙誣民敗俗之歸而不自知也然後喟然歎曰此孔子所以聖乎其預知之矣凡亂之生必有所始也芻靈之弊必至於以人殉葬象著之弊必至於瑤臺璿室孔子之

教人以勿易於言而周卒以口舌縱橫之辨而亡夫豈可竒哉快意於一言或足以禍萬世發憤立一事或可以禍異時矯當時之失不求古今之變而輕於持論非知道者也彼崔寔者獨何人哉憤時君之柔闇則論柔闇之失可也遽爲邪說不顧理之是非而謂凡爲治者必以嚴而治以寬而亂此豈理也耶周秦之效夫人之所能識也寔不察乎此而亟稱宣帝之賢夫宣帝漢室基亂之主苛以爲明慈以爲斷督責以爲能當斯世也斯民競知其可畏而不知其所可愛於是高惠文景之澤竭矣譬猶服金石恣聲色之人其外雖若未衰而其中之虛壞已甚至於元帝繼之稍失其術則漢因以衰非元帝之罪也寔輕信而不知道敢爲異論而不顧其無稽至誣文帝以嚴致平何惑妄之甚哉漢之久而亡者文

帝之功也且使宣帝處文帝之時是生一秦也宣帝固非秦
比也率其所爲行於甫定之世則其異於秦者幾希而豈能
治哉治道固有本末先之以政教而後刑罰者秦漢以下皆
是也文帝能參之恭儉忠厚之化故治其餘則守法而已故
未旋踵卽不免於危漢廢至於光武猶再榮之木其膏澤將
盡矣明章能扶植培壅之僅至小康孝安以降漸衰而亂固
其理也自非仁賢若文帝承之猶恐其不救而寔欲濟之以
嚴刑峻法此欲收將萎之木而斷其根鄙哉愚儒好高之論
也仲長統乃從而稱之此其知與寔何異哉自孔子之末學
者不明道而阿世韓非之愚至以堯舜爲土水而以刑罰爲
膏粱所聞者卑而所習者陋無怪其爲此言也漢之諸儒惟
賈誼董相及王吉爲庶幾如寔與統時人所推爲大儒而其
論至於與韓無異於乎其所以遠矣豈特寔之難哉





論

論孫甫薦富弼代晏殊事晏殊相諫官孫甫

相人主之任臣下不宜有所指陳事在慶曆四年

王叔英

於平弼有宰相之才天下知之甫薦之誠當矣為帝者如果
有心於用弼宜曰吾意正在斯人卿可謂能為天下得人矣
如此君臣之間豈不為相得哉今帝乃不出此而反有怒於
甫蓋其意不在於弼爾使其意果在於弼豈不欣然從之而
何怒於甫邪昔堯之相舜以師錫舜之相禹以僉言未聞進
用宰相為人主獨任事也且古人有言曰薦賢受上賞堯薦
大臣以當太任者乎如甫者宜受上賞而反怒之此帝之大
失也帝之意豈不以謂宰相之職乃人臣之極任其登用之